

最后我是来到这孤岛边，
是我到了你身边。
“我的爱”，
从此我再不能与你分离。

情话
名句



Ming Ren Qing Hua

名人情话

郁达夫 徐志摩 等著

● 华文出版社





Ming Ren Qing Hua

名人情话

我为追求你，
曾跋涉过海底的宫阙，
我为追求你，
曾跑遍过山岳；

谁知那里一切都是陌生，
一切都是飘渺，

哪有你美丽的倩影？
哪有你熟悉的声音？

于是我夜夜唱着招魂的哀歌，

希冀你的回应；

最后我是来到这孤岛边，

我是找到了你！

呵，我的爱，

从此我再不能与你分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情话/郁达夫等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75-1592-3

I. 名… II. 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160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3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情话”的书。亲情、友情、爱情，诸此等等，这些感情编织出了人类色彩斑斓的有情世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生际遇中所经历的感情令人难以忘怀，再经过文人用细腻文笔去表达，这些感情便凝于纸上，传于后世。忙碌的生活时常磨灭人们敏锐的触觉，当此情可待成追忆时，却“只是如今已惘然”。这些文人所处的时代虽迥异于今天，但人类的感情是永恒的，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去体味那一代人的情感世界，同时又能在繁忙的生活中去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些最可贵却又最容易失去的“情”。

本书选编了近四十位文人的散文或随笔。这些文章都经过编者的精心挑选，其中有一些是已为读者所熟悉的名篇，同时编者也有意选择了一些同样有着较高文学价值但并不为读者所熟知的作品。王克龙、王瑛、刘海生、饶昭、王燕妮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选编工作，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选编中出现的不足之处，欢迎读者和识者指教。

目**录**

韦素园	春 雨	1
	焚 化	5
王以仁	枇 杷	9
石评梅	母 亲	13
	深夜絮语	23
	缄情寄向黄泉	27
	天 辛	33
叶 紫	夜雨飘流的回忆	36
	忆家煌	41
朱自清	背 影	43
	儿 女	46
	给亡妇	53
朱 湘	梦苇的死	58
	海外寄霓君（节选）	64
朱大舟	少女的赞颂	77
许地山	窥园先生诗传	79
	乡村的狂言	91

陈独秀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94
应修人	不留名字的爱我者	96
辛丰年	玉 衣	98
陆 蠡	私塾师	102
邹韬奋	我的母亲	110
庐 隐	愁情一缕付征鸿	116
	祭献之辞	120
	致李唯建	126
严 复	致夫人朱明丽	134
郁达夫	致王映霞	139
	敬悼许地山先生	155
	打听诗人的消息	158
罗黑芷	乡 愁	162
闻一多	致高孝贞	165
	最后一次的讲演	181
柔 石	还乡记	184
高君宇	致石评梅	197

殷 夫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	206
陶行知	致汪纯宜	212
	致吴树琴	213
徐志摩	九小时的萍水缘	229
	致凌叔华	236
	爱眉小札（节选）	238
夏丏尊	鲁迅翁杂忆	246
	弘一法师之出家	249
萧 红	他的上唇挂霜了	255
	欧罗巴旅馆	258
	致萧军	262
章衣萍	鲁彦走了	264
	不要组织家庭	268
黄 德	还乡杂记	270
鲁 迅	藤野先生	279
	为了忘却的记念	285
	致许广平	295

蒋光慈	致宋若瑜	321
谢六逸	做了父亲	327
鲁 庾	伴 侣	333
	活在人类的心里	346
蔡元培	记鲁迅先生轶事	348
缪崇群	缀	350
	曼青姑娘	352
潘漠华	乡 心	357
戴平万	上 滩	365
瞿秋白	致王剑虹	371

·韦素园·

春 雨

在干亢的，尘沙飞扬的北京城里，本来不多雨。这几日，不知为了什么，落了一次，今晚又落起来了——想是送暮春的。

我的心陡然忆起当日青年争相传说的一件故事：

在古老的支那有一块曾经被外人蹂躏过的地方，早年来过了一个这样的异省少女，缟衣素手，意态幽然；每当午后，烈日偏西的时候，母亲睡了午觉，她便携着唯一的亲密的伴侣——约有六七岁的小弟弟，一阵轻启了扉门，向外面走去。.

日子经久了，母亲有时醒来，不见爱女，便着人在外寻找。“妈妈，我和姐姐在那边看学生体操”，刚一进门，小弟弟便这样说了。

母亲凝视着爱女，隐忍一声不语，爱女看了一看母亲，仿佛含有几分羞怯更有几丝怒意似的。

然而异乡做客，这些微的隔膜都在亲爱中燃烧去了。有一日，小弟弟从外面跑回来，手里拿着糖果，笑眯眯的进了姐姐屋里。

“姐姐”，——他进了房门便说——“那边有个学生给我买

的这些东西，他原先本说带我去摘野果。”

少女两颊微泛红意了，仿佛更有点热；她的心鹿鹿在跳，一把将小弟弟紧紧搂住，小弟弟几乎急得要哭了。

“哦，他别的可说了些什么？”少女轻轻地问，更显得不安了。

小孩子摇一摇头，从她的怀中脱出，将糖果向口中一塞，便跑往门外不见了。

日子经久了，小弟弟手中时常不断糖果；姐姐对小弟弟也更加热爱起来了。

太阳快下山了。少女临在阶前，注视着远方红光灿烂的暮霞；在这暮霞的里面仿佛有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尤其对于少女——的东西似的。

这时候，小弟弟从外面走来，低低地说：

“姐姐，你回答他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哦你看这——”小弟弟说着这话，便将纸条递给了姐姐。她顺手将纸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小弟弟”——她说：——“我们一同到后园里去，我捉蜻蜓和蝴蝶给你。”

“好”小弟弟答了一声，她们便携着手走去了。

夜色盖笼了大地。青藤下，微风吹来，感受到丝丝的凉意。少女心中在想：“我明日傍晚怎好去践约会他呢？倘若我的母亲，倘若这四周的邻人要是知道……不过这也不大要紧。我害怕，我莫名其妙的畏惧，我很害怕初次看见了他……”这时候，在少女的脑海里，现出一条满生了绿草的蜿蜒的小道向海边迤去。在这小道上，有个青年，穿着海军制服，面孔红白，身体异常秀健，……少女想，“倘若我也随着这位少年顺

这山路走去，到了海边，我们又将说些什么呢？——‘不去’——”这只在少女意念的困难中一现，便又如迅速的流星一般躲起了。

晚钟敲了十下，慈母呼爱女就寝。

前面是无际涯的大海，两旁环绕了葱茏的丛山，小道上，夕阳下，隐约着两个人影，缓缓地前进。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消息透露到全校中的同学耳中了。在种不可明的力的支配下，成群的青年抛下了晚餐，如中疯魔似的，也走上小道了。

海风吹得正紧，野木忽忽有声，可怜在这异样的衰老的支那古邦的命运压抑着他们，心血异常的沸腾起来了；他们想探一探这神秘的究竟。

海天，树木，野草，晚烟，暮霞……作了这奇迹般的陪衬。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边不动，……晚潮渐渐地上来了，浸湿了她的足下的沙石，一转眼便又将她的两脚盖下了，……成群的学生在四外做了弓形坐着，围着她和他，……最后有人提议：如果她说一声：“请你们回去。”我们大家便走。

少女，面临大海，当着晚风，挺立在海边一动不动。……

晚潮渐渐地上来了。……

此时除低微的波声，一切都暂浸在沉默里，猝然间，好像发生了什么骇人的意外似的，学生都紧张地，慌忙地先后立了起来，折向旧道走去。“他”呢，在这剧烈的变化下，转睛一看，也便默然地随着他们。

晚潮是更高涨起来了。……——“银姑娘”——尖锐的急迫的喊声从一个约摸着有五十岁上下的，身着海军军官制服

的，矍铄的老人口中发出：——“你怎么还站在这里！？”

少女听明了这正是她的父亲至友——极熟悉的海军校长的声音，她便转过了低垂的头，从晚潮中走出。

两颊映着夕阳和晚霞，红晕得不堪了。

美丽的时光和美丽的心情截然逝去。

热闷的，恼人的四壁紧包了少女的未消尽的残夏。有时弟弟邀请姐姐一同出去，她便婉辞了他：“我们就在这看一看晚霞吧！”

绿荫下面，母亲晚间爱讲些故事，听得起劲时，倒也可减却苦恼。只是……只是当晚风从远远的，远远的海边送来晚潮的低低的细语的时候，她却静静地，静静地，若有所感似的，和着沙沙的叶声，暗暗地流下泪来。

残夏急驰过去，不久她便回到P城的学校了，在苦恼而且不敢向别人诉语时，她便将这生命上深刻了痕迹的隐情微微地泄露在洁白的纸上。

久之，她便成了一时享名的著作家——R君，——有些人这样说。

我随手捻灭了灯，春雨仍滴沥地下着。这从未曾有的刹时的凄然凉爽的意绪仍继续飘浮在陡然的阴沉的暗黑里。

·韦素园·

焚化

生，老，病，死，苦，爱，——
这些汇成了一个神秘的，渊深的大海。
我们的生命是在这无限的海波里，
仓皇地，不安地，徘徊……徘徊……

辛苦的日子到来了。他的不幸也更加浓重了。实在，人生有许多意外，谁能料得到呢。

是一个大清早晨，仿佛是在五月间。晓阳刚爬上了他的窗棂。朝鸦在空中叫，邻家的老黄狗又不住地在哭咬。正是这个时候，听见有急促的敲门的声音，终于邮差把一封快信递给了他了。

拆开一看：——

三弟：

你要带着四弟一起回家去，我现在是顾不及你们了。我想你很知道，我在生活上不是不努力，然而我

现在算是筋疲力尽了。没有希望的生活，是多么难受啊！我这几年来，虽忙着，无昼无夜地忙着，但我很愉快，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你这两个好兄弟。

然而现在，真想不到，事情是这样……我已下了决心了。

望你俩个收到汇款，用作路费，千万速回家去，侍奉堂上父母，代替我这不孝的哥哥，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了。

永别！

哥哥手草

他当时读了信，心中不了然，怔怔发呆。看信皮上的地址，仅仅写着上海。他想，哥哥怎么从A城又到了这地方呢？

找到四弟，不禁痛哭，斗室之中，相对唏嘘。此外，还能有什么呢。大家议定了，还是读书，暂不回去。

说到生活，他是从十几岁起，便同哥哥一同漂流在外的。他很知道，在生活上他哥哥有时很失望。本来人生幸福是靡常的，然而他哥哥偏有无穷的欲望。

他得到他哥哥这突如其来消息，他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打听了一气，连他失踪的消息，大家也说得不一致。有的说是在病院，有的说已投身扬子江，有的说他已经出家为僧去。

日子在沉闷中过着。

很严冷的一天，傍晚有人打电话来找去吃饭，这是一个同乡，多年在外宦游的。

席间这位同乡猛然向他提起：

——知道么，你哥哥已经死了？

——怎么？

——这是很确切的消息。也许你家里不知道，没告诉你。他原先本有病，以后赴上海医治没好，他接着便抛弃了身负的公务，从那到江苏一个小县出家了。事情的原因不明。然而这样不久，大概是一个月，他也便死在那里了。

他听完了这些话，他的心好像石沉大海似的，觉得一切都完了，完了。以前他本还想，只要哥哥在着，他们为报答他的愿望，一定要努力出一点成绩，回头再找他去。

哦，现在他想，他想……这是永远填不了的空虚。

宴会中，他没等客散，就告辞回到寓所。

电灯明晃晃地照着四壁。

他这时陡然看见月份牌，想起现在正是“十月阴”的节气了。他不知道他这时是为安慰他自己还是为什么，他从床上立起，戴上帽子，穿上了已经脱去的大衣，把领子裹得紧紧的，摸着袋中里还有几十枚铜子，他便匆忙地走到一家小铺里。

——掌柜的，——他低声说。

——买什么？——里面有一个人走出来答。

——哦，买这，——他一手指着要买的东西。

他把东西替他理好，他付了钱，又取了盒洋火。

天气是阴沉黑暗的，略有微风，他匆忙间来到柳河沿下。四顾无人。倒觉冷静。

哦，哦，他原是要将他购买的钱纸和金箔在这里焚化。他于是画一个圆圈子在地下，这是按照着他们家乡的习俗。

火光燃起，沟沿水明明的，映得柳树身上也发出光亮。

他这时默默地向空中祷告：

——亡兄，假如你没有钱化，请将这领去用罢！这是三弟

烧给你的。亡兄，你来领去罢！

纸火烧得正猛，忽然他听出一种声音：

——做什么？

他抬起两只泪眼一看，原来是一位穿着黄衣的警察。

警察看他是这样，没再说话，他默默地也不曾作答。

直到火光熄灭，纸灰隐约的都飘浮在暗空里，他这时才转回到寓所去。

这一整夜他不曾安眠。



·王以仁·

枇杷

又是初夏时节了。街上的水果店内，一处处都陈列着黄得可爱的枇杷。贪吃水果的我，每逢走到枇杷摊畔的时候，喉咙总要觉得痒起来的样子；但是两手向一空如洗的袋中按着时，又不免沉寂的叹了一口气，只能把口内的唾液，向肚皮里倒咽下去，作了聊以过瘾。

迅速的光阴和凄迷的残梦似的永远不肯在人间留着一丝痕迹。到杭州的时候已足足的有三个月了。杭州的日子似乎有点和别处不同，我总觉得它太长，一面又觉得它太短。情绪纷歧的我怕是已经忘记了人间的岁月。若不是许多家人妇女的车前或轿后飘着几串纸钱；若不是随处荒芜满目的坟茔，有如许摇动着的衣香裙影在那里伸出纤纤的玉指展拜；若不是染成血色的杜鹃，衬贴在光华焕发的美女的髻旁，我也差不多忘却了那天的清明佳节。若不是湖滨有如许的善男信女，买来了整千整万的鱼虾在那边放生；若不是和妇人的嘴唇一般鲜红，和妇人的眼珠一般清润而活动的樱桃，一篮篮的在街上叫卖；若不是那个无聊的男子故意把青梅子拿到我的面前来招呼我的生意，令我的口旁流下了两道酸味的唾涎：我差不多忘却了那天是称